

第一章 只想當鹹魚

雷雨後空氣仍很悶熱，像凝固住了讓人透不過氣，坐在錦墩上的楓荷小心翼翼為皇后孟清冷搖著紈扇。

榻上的人兒一動不動，想必是睡著了，楓荷盯著那顯眼的幾縷白髮，忽地一陣心酸。

娘娘去年臘月過了二十七歲的生辰，這年紀雖不及豆蔻年華的朝氣蓬勃，可也正當春秋鼎盛，誰料竟憔悴如斯，實在令人唏噓。

娘娘天資聰慧，博學多才，十五歲因解開魏國公府柳老夫人的一道算題，在京中展露頭角，時下少有閨秀精通算學，此事引起太后注意，次年皇帝便指婚了。

大周立儲一直都奉行有嫡立嫡，無嫡立長，長幼有序，因此娘娘嫁給當時還是大皇子的陛下後原該是太子妃。

可多年前出了個僅憑嫡長子身分當上儲君還順利登基的祥興帝，他在位期間不理朝政，沉溺女色，胡作非為，險些被西夏滅國，後來他的六弟起兵造反，攻入京城奪走帝位，是為慶隆帝。

有這前車之鑑，慶隆帝在立儲一事上極為謹慎，放棄了自己的嫡子，立了文武雙全，有從龍之功的庶子為儲君，也就是先帝崇寧帝。

崇寧帝遵從父訓，也不在意嫡庶，更看重賢能，偏偏陛下能力平平，在才幹上遠不如宜妃所出的二皇子，娘娘又哪裡能安心過日子？

這十一年來，娘娘殫精竭慮，嘔心瀝血，為此得了不孕之症，最後險些丟了性命才助陛下登上帝位。

楓荷越想越心疼，默默擦拭眼角。

而此時的孟清冷卻在想著孟清月寫來的信。

她這位大姊正在寧州避暑，信上說寧州冬暖夏涼，處處都是奇花異果，尤其是果子，在京城見都沒有見過，比如像刺蝟一樣的紅果，看著嚇人，掰開來卻內有乾坤，還有圓圓的白果，覆著層薄薄的絨毛，汁液豐足，輕輕一捏就是一手香甜的果汁……

孟清冷嚮往之餘又不禁苦笑，別說是千里之遙的寧州，就是這皇宮她都許久沒有離開過，每日處理不完的瑣事令她脫不開身，退一萬步講，縱使真有空閒，身為皇后又哪裡能去遊玩呢？

巍峨高山，浩瀚大漠，終究與她無緣。

睫毛微微顫動了下，她意識開始模糊之時，忽然聽見宮女進來向楓荷稟告，提到了「孟二少爺」，不知是不是弟弟闖禍了。

孟清冷眼皮很沉，可腦海裡卻浮現出母親去世前的情景。

母親放心不下弟弟，彌留之際拉著她的手反覆叮囑，「三房只有阿序一個男孩，妳作為姊姊一定要照顧好他，令他成才，護他周全。」

她答應了，此後只比弟弟年長三歲的她肩負起了母親的責任，任勞任怨。

可惜事與願違，弟弟一直沒能考上舉人，終日遊手好閒，她忍不住勸說兩句，弟弟竟說她這麼能幹，還指望他做什麼？

心口好似被巨石壓住，悶得慌，孟清冷一陣急喘。

楓荷放下紈扇，傾身問：「您怎麼了？哪裡不適？」

孟清冷費力地睜開眼，「可是阿序闖禍了？」

原來娘娘沒睡著，楓荷不好瞞著，誠實相告，「二少爺在雲陽樓被大理寺的衙役抓了，說他跟聞香教的信徒有來往。」

孟清冷一聽就覺得弟弟被陷害，聞香教是邪教，弟弟再不懂事也不可能去沾，但衙役既敢抓人，想必是上峰下令，而這上峰必是裴亦秋。

大理寺卿裴亦秋是出了名的難纏，性子孤高冷傲，偏偏又能力出眾很得謝琢倚重，是以誰的面子也不給……

她忙要爬起，誰料一動竟覺頭暈，險些從榻上滾下。

楓荷驚呼一聲，伸手扶住，「您瞧著好似病了，奴婢去請陳院使吧？」

孟清冷搖頭，喘息著道：「先去參見聖上。」

謝琢登基不久，重擔壓肩，容不得鬆懈，是以最近難得過來仁明殿，她也沒有一句怨言，全力做好他的賢內助，今日是因為弟弟的事不得不去打攬。

楓荷猶豫，「您這樣子只怕現在不好出門……」

「備車。」孟清冷堅持。

楓荷只好退一步，「要不奴婢先派人去垂拱殿看看，省得您白跑一趟。」

孟清冷身子確實不舒服，想一想答應了。

不消一會，去探消息的小黃門回來稟告，楓荷聽完後告訴孟清冷，「聖上不在。」

「去何處了？」

楓荷顧左右而言他，「許是批閱奏疏累了出去散步……奴婢先給您倒杯茶喝吧。」

侍奉了自己十數年的心腹，有什麼不瞭解的，孟清冷盯著楓荷的背，聲音微沉，

「妳不用瞞著我，我現在派人去查，一查便知。」

楓荷暗歎口氣，捏著手帕轉過身，「太皇太后剛剛召了四位姑娘入宮，請、請聖上去壽康宮……」

定是為納妃一事！

自從謝琢登基後，請求納妃的奏疏不斷，皆因怕他斷絕子嗣，可謝琢視若無睹，為此引起太皇太后的不滿。

孟清冷想做賢后，自當勸謝琢納妃，可想到這十一年的艱辛，她並沒有那麼甘願，覺得謝琢一旦納妃生子，自己這些年就彷彿是為人做嫁衣，白忙一場。

可不納妃又怎麼可能？

前陣子她有事找謝琢商量，去了他的寢宮卻發現他不在，而桌上治療胃疾的湯藥

旁擺著幾張美人圖，上面畫的都是十五六歲的少女，或明麗，或嬌俏，或清豔。

她猜這些畫是太皇太后送來的，應是千挑萬選，故而容色都與謝琢極為般配。

眾所周知，謝琢的容貌是用才幹換的，崇寧帝即便不滿這個嫡子，看到那張臉氣都要消掉幾分，皆因這兒子生得俊秀無雙，金質玉相，實難生厭。

不過謝琢當不會馬上挑選妃嬪，因為他尚對她存有愧疚……抑或是感激。

只是這也持續不了太久，她與謝琢確是風雨同舟的夫妻，如今風雨已過，這些年

他也有所長進，底下還有文武百官為之分憂，她於他來說還有什麼用處？何況她已紅顏消退，芳華不再，不像謝琢正是如日中天，他早晚都要納妃的，身為天子，他不可能為她而絕嗣。

孟清冷手指蜷縮了下，有些無力，她其實一直都明白，只是心底總有些不甘，但既然認清楚事實，便得早做打算。

如果真的要操辦選妃，那就不能全讓太皇太后做主，這些年太皇太后對她、對孟家已頗有微詞，只怕會給她選一個強勁的對手……

另外還有孩子的事，若是妃嬪生下了皇子，她勢必得放在身邊養著，可她連弟弟都沒教好，真的能教好妃嬪的孩子嗎？

教不好便是她的罪過，不知太皇太后會如何責備，到時謝琢會怎麼想，且那些妃嬪們也不會只有一個孩子，指不定有兩三個，或者四五個……

孟清冷的頭一陣陣發疼，眼前漸漸變得漆黑，她隱約聽見謝琢的聲音，至於他在說什麼，她忽然不在乎了，只願這一覺能長睡不醒。

她好累。

眼皮仍舊很沉，渾身亦覺寒涼，可如今是六月酷暑，當不至於冷……孟清冷有些困惑。

額上突然有溫熱的觸感，有人在耳邊道：「泠泠，你額頭有點燙，莫不是病了？」孟清冷睜開眼，瞧見一個身材豐盈，豔若桃李的姑娘，她怔住了，「大姊……」照理她該在宮裡，而孟清月應該在寧州。

「我越看你越像病了，你快回去歇著，請個大夫看看。」孟清月催促道。
孟清冷有些混亂，慢慢環顧之後才發現自己真的是在孟家的芳草堂，祖母專門騰出來給她們三姊妹學東西的地方，她左側的二姊孟清雪面若冰霜，手裡執著竹刻梅花紋毛筆，一言不發。

站在前方的一位婦人道：「三姑娘若不舒服，不要勉強。」

孟清冷想起來了，這是崇寧六年二月的月底。

因她們三姊妹都是能訂親的年紀，祖母覺得京城重規矩，便想方設法請了位曾在宮中任尚儀的女先生來教導，而她今日早起時頭暈不適卻不想錯過受教的機會，強撐著來芳草堂，有幾次實在難受閉了會眼睛，如今想想真是瘋了。

孟清冷從善如流地站起身。

剛才還勸她的孟清月頓時目瞪口呆，「你、你真的要走？」

憑著對這三妹的瞭解，她原本以為孟清冷會說沒事，然後繼續堅持聽課，她正想著再如何勸說，結果居然真的不學了。

「我很聽勸的，大姊。」孟清冷喚楓荷進來攬扶，後向女先生道歉一聲，朝外走去。

一直沉默的孟清雪忽然揚聲道：「你病了，那明日還去不去魏國公府？」

重新回到孟家，孟清冷已經明白是怎麼回事，所以孟清雪問出這一句話她並不意

外，懨懨地道：「病來如山倒，肯定去不成了，我最少得休息兩三日。」

孟清雪手中的筆落在了桌上，她以前很不服氣孟清冷，事事都要比個高低，後來屢戰屢敗，漸漸就失去了鬥志，反正孟清冷也是孟家的人，就算是名揚京城也有益於孟家，有益於她。

結果今兒稍許不舒服孟清冷就要去休息，還不想去魏國公府，天知道祖父祖母為了結識柳老夫人付出了多少心血！

柳老夫人是太后的表妹，此次表面上是為過小生辰想要熱鬧熱鬧，實則是幫太后留意皇子妃的人選。

大皇子和二皇子相差一歲，不管嫁誰都能換來濶天的富貴，不過憑孟家的家世，太后多半看不上，但今日名門權貴聚集，能認識幾位夫人千金或是得了哪位貴人的青睞，都有助於將來的婚事，孟清雪不敢相信孟清冷竟會放棄。

「妳是在說笑吧？妳就不怕祖父祖母失望……妳真的不去？」

孟清冷腳步微頓，曾經的她當然會去，不過是熱病，忍一下又不會死，她上輩子忍了兩日就怕長輩失望，就怕自己沒有做到最好，結果後來病情加重足足躺了二十日方才痊癒。

可病了難道不該休息嗎？她也是人。

孟清冷看著芳草堂外隨風搖曳的金燦燦迎春花，很認真地道：「我真的不去。」

那道淺青色的玲瓏身影消失時，孟清月才回過神。「泠泠的病只怕很重，不然她怎麼會走？」

在她的認知中，這個世間絕沒有人會比孟清冷還要勤奮，哪怕是京城的閨秀抑或是那些孜孜不倦的學子都比不過！

「這下完了，泠泠不去，我們去有什麼用？」她托著粉腮，滿臉擔憂。

孟清雪感覺自己受到了極大的侮辱，她是比不上孟清冷，可親姊姊也沒必要胳膊肘這麼往外拐吧？

「不差她一個！」她拿起了毛筆，面上鎮定，心裡卻開始忐忑。

已故的慶隆帝很重視算學，登基後甚至命國子監開了算學館，與國子、太學、四門、律學、書學合稱六館，柳老夫人為此也迷上了算學。

此次生辰，她多半會出題考一考眾位閨秀，若誰能解答自會得到她的青睞，可恨自己對算學毫無把握，不像孟清冷遊刃有餘，所以這風頭鐵定要被別家的閨秀搶走。

不行，她得馬上告訴祖母，趕緊請大夫替三妹看病！

念頭閃過，孟清雪對窗外的淡煙輕聲吩咐了一句，淡煙轉身去往正房。

熟悉的後罩房與記憶中並無兩樣，門前種著的兩棵梔子花還未盛開，葉子蔥蔥鬱鬱。

孟清冷由楓荷扶著走入西次間，住慣了寬闊敞亮的皇子府與仁明殿，她立時覺得逼仄。

孟家是大戶人家，在潞州有千頃良田，算得上殷實，可京城寸金寸土，便算租住一處三進宅院，每個月都需得不少銀子。

銀花沒跟著去芳草堂，輕聲問：「姑娘是病了嗎？可要奴婢去稟告老夫人？」

孟老爺子身體不好，平常甚少露面，家中大小事都找孟老夫人，再由孟老夫人去請示孟老爺子。

「不必，指不定睡會就好，無事別給祖母添麻煩。」孟清冷在床邊坐下。

「這怎麼叫添麻煩？」楓荷勸道：「若真是病那可不能拖，萬一拖重了奴婢們承擔不起。再者，老爺子與老夫人將去魏國公府一事看得極重，您還是盡力治好了去一趟，那可是來之不易的機會。」

姑娘才入京城不久，若是把握住多少會替自個兒增輝，將來能嫁個好人家。這機會於此時的她來說已經談不上珍貴，但楓荷說得沒錯，都病得不學規矩了，早點說晚點說沒什麼兩樣。

「去吧。」她鬆了口。

反正病是真的，難不成明兒爬不起來，祖父祖母還會強行押她出門？

銀花快步離開，走到半途竟遇到正房的張嬤嬤，她身後跟著鬚髮皆白的魯大夫。魯大夫所在醫館離這裡很近，時常替孟家的人看病。

銀花愣住，朝張嬤嬤行禮，「您怎麼知道三姑娘病了？我正要去稟告孟老夫人。」張嬤嬤怎會跟個小丫鬟解釋，等見到躺床上的孟清冷時才回答，「二姑娘同您姊妹情深，先您一步派人告訴老夫人，您快些叫魯大夫瞧瞧，奴婢也好回稟讓她老人家安心。」

孟清雪這般多事倒是叫孟清冷有些驚訝，不過兩人相處多年，稍許想一想就能明白其用意，無非是怕她不去魏國公府，明日在算學上被別的閨秀壓一頭，影響到孟家姑娘給賓客們的初印象。

可惜孟清雪不會瞭解，那道算題將她推向了謝琢後，此後的每一日她都沒有輕鬆過，好不容易做了皇后卻仍要為孟家、為自己的未來而擔憂，她的父親弟弟不爭氣不提，大伯父與二伯父的官位也是與她休戚相關，還有那些孟家的姻親……孟清冷捂著唇一陣咳嗽。

張嬤嬤見狀未免擔憂，三姑娘自小就聰慧非常，生得又清雅秀麗，潞州神算曾批她是富貴命，老爺子老夫人便對她寄予厚望，想她將來能光耀門楣，故而才費盡心思認識柳老夫人，誰想這節骨眼上三姑娘竟病倒了，看樣子病情還不輕。

張嬤嬤扭頭問魯大夫，「應該不會是……癆病？」

魯大夫光聽咳嗽聲就搖頭，「不可能。」

張嬤嬤鬆了口氣，「三姑娘您快讓魯大夫號脈。」

孟清冷伸出手腕。

治療普通的熱病對魯大夫是小事一樁，他心裡有數，很快開了藥方，說三姑娘需得靜養五六日。

張嬤嬤擰了擰眉，讓孟清冷好生休息後快步回了正房。

孟老夫人當然失望，卻也只能吩咐，「明日早上妳再去看看。」

張嬪嬪頷首，「三姑娘向來堅強，這病應當難不倒她。」

孟老夫人端起茶盞，「但願如此。」

在湯藥熬好前，孟清冷就睡了一覺，醒來時瞧見孟清月坐在對面的圈椅上，其姿勢慵懶，睡眼惺忪，像是小憩了會兒。

孟清冷覺得有些好笑，「大姊學禮儀累著了？」

「何止是累，渾身上下都酸得不行。」孟清月揉著肩膀，「也是我笨，任何動作都要多練幾遍，不像妳，就算缺了一次課，肯定也比我學得要快。」

「各有所長罷了。」孟清冷安慰她，「妳對廚藝就很擅長。」

「那都是沒用的玩意兒，祖父祖母也不准我再下廚了。」孟清月擺擺手，「不提了，妳現在感覺如何？二妹本來也想來看妳，聽說妳睡下了便不肯打攬。」

孟清雪因以前同她競爭，關係是有些複雜的，孟清冷自是明白大姊在打圓場倒也不戳破，淡聲道：「跟剛才一樣頭暈胸悶。」

銀花此時端上湯藥，聞著味道就知其苦澀。

孟清月嘻嘻一笑，從袖中摸出油紙包好的櫻桃煎，「我有先見之明吧？已經給妳備好了。」

大姊身邊總是少不了吃食，也喜歡送她吃食，前世每到一處地方就會捎來當地特有的蜜煎果脯。

「多謝大姊。」孟清冷唇角翹起，而後將湯藥喝下，滿滿一碗藥瞬間入肚。

孟清月咋舌，「妳不怕苦嗎？怎麼好似喝慣了一般！」

孟清冷以前當然也怕苦，那時被診斷出不孕，太醫開的藥苦澀至極，難以下嚥，謝琢也會送蜜餞，也曾讓她別喝了，但她知道謝琢只是出於內疚，所以仍堅持喝了三年，可惜最後仍沒治好。

孟清冷放下藥碗，「怎麼可能習慣？是因為有大姊陪著才不覺得苦。」

孟清月立時笑了，剝開油紙把櫻桃煎往她嘴裡塞，孟清冷覺得滋味甘甜，又要了一個。

見她喜歡，孟清月就說明日等從魏國公府回來再給她帶一些，然後讓她多多休息便告辭走了。

同住一個屋簷下，孟序自然也知道親姊姊病倒的事，但他並未跟大房的孟瞻、孟觀去探望，而是一直等到父親從都察院回來方才一起過去。

「阿冷，妳現在好些沒有？無端端的怎麼得了熱病？」孟彥端走得急，額角微濕，一邊拿手帕擦一邊問，接著眼睛瞪向兩個丫鬟，「妳們怎麼照顧她的？可是想挨板子？」

孟清冷知道與楓荷銀花無關，應是前日她看書看到深夜才睡，有些著涼。

「魯大夫說歇息幾日便可痊癒，您在衙上一整日也辛苦，與阿序去用飯吧。」她提到弟弟孟序，但並沒有投去目光。

「不著急，要幾日才好的話，那明兒魏國公府……」孟彥端擺擺手在床邊坐下，還未說完卻聽孟清冷咳嗽起來，忙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忽然很不舒服，我得睡會。」

「……那為父明日再來看妳。」孟彥端訕訕一笑，掃一眼兒子，「你姊姊病了，你怎麼還跟個悶葫蘆似的也不知道慰問一下。」

不等孟序說話，孟清冷打斷道：「你們走吧，不然我又要咳了。」

孟彥端只好帶著兒子離開。

走到門口，孟序腳步頓了下，姊姊不是沒病過，但就算病了也會問他今日跟夫子學得如何，可剛才竟一句不提甚至都沒正眼看他，難道真的病得很重？

念頭閃過，他又丟開了，管她呢，至少這陣子他耳根能清淨些！

次日，張嬤嬤又來到後罩房詢問情況，既只是熱病，經魯大夫診治又睡上一晚定能舒服許多。

然而孟清冷並未起來，錦被遮蓋住小姑娘的臉只露出一頭青絲。

「一直都沒醒嗎？」張嬤嬤問。

「是。」楓荷回答。

張嬤嬤走到床邊，伸手將繡著四君子的青色錦被拉開一些，看到被熱氣熏得好似粉櫻般的一張臉，濃長的睫毛搢動了下，眼睛卻沒睜開。

「三姑娘，您好些沒有？」她低下頭，伸手搭在孟清冷的肩膀。

「嬤嬤……」孟清冷仍閉著眼，嗓音微啞，「我一點力氣都沒有……」

看來真的去不成了。

張嬤嬤直起身，「老夫人擔心您，讓奴婢過來看看，既然沒有好轉您便繼續歇著吧。」

孟清冷虛弱的道：「讓祖父祖母操心了，等身子好些了我就去給祖父祖母請安。」

張嬤嬤沒再說話，轉身離去。

魏國公府老夫人的壽誕，權貴高官雲集，若姑娘得了哪位的看重，指不定就此結下一門好姻緣，楓荷實在覺得可惜。

「這場病來得太不巧了。」她歎了口氣。

其實跟病毫無關係，只要她願意，照樣能去魏國公府，也照樣能當上皇后，甚至比前世要容易許多。

可回想那些年，她委實提不起興趣了，也很清楚當上皇后容易，但此後的幾十年她永遠都要保持清醒，永遠都要防患未然，太累了。

所以這場病來得挺好的，或許就因為這場病才讓前世同樣得病的她藉此重生了。

孟清冷唇角翹了翹，心情很好。

楓荷看在眼裡，一時愣住。

夫人早逝，姑娘小小年紀就要為老爺少爺操心，自己又有一堆要學的東西，故而很少有放鬆高興的時候。

可是病了又哪裡是好事，姑娘笑什麼呢？

聽聞孟清冷仍在養病，大夫人楊氏便叮囑起自己的小女兒。

「她不去最好，這樣妳跟阿月就有機會了，不過那一個我也不指望，成天只曉得吃喝，不出醜我都要燒高香！阿雪，妳得好好表現，別放不開手腳瞎清高，京城臥虎藏龍，妳爹一個知州啥也算不上，哪日得罪了權貴，人家動動手指妳爹官帽就沒了，知道嗎？」

孟清雪插上一支金鑲玉步搖，「女兒省得。」

楊氏很滿意，又將探來的消息盡數告知，「聽聞裴夫人明日也會去魏國公府賀壽，她那長子十七歲便被點為狀元，如今尚未訂親，妳到時……」

「女兒會見機行事。」孟清雪點頭。

看來母親也很清醒，知道皇子妃競爭太大，不要生出妄想。但做裴家的少夫人也不容易，這裴亦秋出身名門，驚才絕艷不說，性子尤其高傲，她剛入京城就聽說許多閨秀在他面前碰了一鼻子灰。

母女倆商議完朝外走去，孟清月就站在屋簷下。

瞧著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大女兒，楊氏扶額道：「誰讓妳這樣打扮的？」

「泠泠病了不能去賀壽，我想著總不能讓人小瞧了孟家，我才氣雖不行，至少臉還能拿得出手。」

孟清月今年十八，與兩位尚且青澀的妹妹相比，五官已經完全長開，本就極為艷麗，而今特意打扮後簡直光彩奪目。

楊氏馬上就想到這大女兒在潞州時引來的登徒子，板起臉催促，「快進去擦乾淨！」

孟清月嘟起嘴，「娘，去魏國公府的都是正經人，為何不行？」

楊氏見她不聽，便要訓斥。

「再重新梳妝就晚了，娘。」孟清雪忽然插話。

楊氏瞪了大女兒一眼，「等會妳少開口，做個淑女的樣子。」

「哦。」孟清月垂下頭，心裡有點難過。

大概她真的太笨了，所以母親總怕她出錯，丟了孟家的臉，妹妹就不一樣，母親會聽妹妹的建議，故而她才更喜歡泠泠，因為泠泠比妹妹還要聰明。

楊氏攜一對女兒去正房給孟老夫人請安。

孟老夫人的目光先落在孟清雪臉上，而後再落向孟清月。

「甜杏那小蹄子不知怎的竟都不會梳妝了，將阿月弄成這樣，等兒媳回來再罰她……」楊氏忙著解釋，將錯誤推在一個丫鬟身上。

孟老夫人打斷她，「也沒什麼不好。」

小孫女去不了，大孫女這樣也能引人注目，興許就被喜好美人的貴人看上，反正這大孫女一無是處，只能拿臉搏一搏。

楊氏自不敢反對，此話雖出自孟老夫人之口，實則也是孟老爺子的意思，孟老爺子平日裡說一不二，她雖是長媳，丈夫在這一輩裡也最有出息，但在孟老爺子面前也仍是畢恭畢敬，服服貼貼。

「走吧。」孟老夫人起身，楊氏上前相扶，走到門口孟老夫人吩咐，「明日妳去信一封，讓彥文再派人送些玉露茶來。」

孟家二老爺孟彥文是個跛腳，縱使已中舉也難出仕，跟二夫人帶著四少爺留在潞州打理祖業。

楊氏應聲，又懊悔地道：「沒想到京城的夫人們會這麼喜歡玉露茶，早知道前些年該再建一處茶園，多種些茶樹，現在卻是晚了。」茶樹得長四五年才能採收。孟老夫人語氣淡淡，「誰也沒有前後眼，若有，我當年就不該讓彥文去茶園玩。」老二幼時聰明伶俐，是念書的料，若沒有那次在茶園摔跤一事，說不定比老大更有出息，她每每想起就有椎心之痛。

楊氏並不是有意揭婆母傷疤，是婆母非得往那方向想，她一時不知說什麼，只能沉默。

兩輛馬車載著四人前往魏國公府。

第二章 願意跟著舅父

想像著魏國公府的門庭若市、車水馬龍，楓荷跟銀花不時替孟清冷惋惜，她自己卻是毫不在意。

午時起來吃了飯，喝了藥，她又去睡了一覺，再醒來已經是申時，廂房被斜照的太陽曬得暖烘烘的。

孟清冷又看到了孟清月，還是擦脂抹粉版本的，更為明豔照人，她含笑欣賞。

孟清月被看得臉紅，忙著解釋，「我只是想給孟家爭點臉面，誰讓妳不去呢，只有我跟二妹，很沒有底氣。妳一不在我們就被欺負……有個叫戚媛的小姐好可惡，居然問我們家是不是賣茶葉的，不然怎麼到處送人。」

前世也出過一模一樣的事，孟清冷挑眉道：「京城誰家沒有人情往來，送茶葉又不丟人。」

「話是這麼說，可當時我跟二妹都不知如何反駁。」孟清月長歎口氣，「二妹空有一肚子墨水，嘴巴卻不伶俐，難怪她後來都不跟妳比了，知道我們都得依靠妳。」孟清冷哭笑不得。

「不過真不知我們何處惹到戚媛，聽說她是會寧侯府的千金，照理瞧不上我們才對，哪裡需要如此為難？」

在孟清冷的記憶裡，應是孟清雪想接近裴夫人被戚媛發現，便取笑起她們。

「下回妳不去，我也不想出門了。」孟清月抱怨道，「以前我們在潞州多好！」

「潞州也不是沒有像戚媛那樣的人。大姊，其實要應付她不難，只消說『今日柳老夫人生辰，大家都送了禮物，可聽戚姑娘的意思，送什麼竟是賣什麼，真是受教了』，我們鎮定自若便顯得她沒禮數，非在柳夫人的生辰挑事，閨秀們又不傻，應能明辨是非，我們不要自己亂了陣腳就行。」

「確實當時有位袁姑娘阻止了她，她好像很忌憚袁姑娘，立時閉嘴不言。」孟清月搖著頭，「可妳教我也沒用，非得妳在才行。二妹也不行，她被那戚媛一說，臉竟比我還紅，半句話都擠不出。」

孟清冷指出原因，「妳們之所以如此是太容易生氣，一氣三迷糊，以後被人說了先別急著生氣，冷靜點自會想到辦法。」

孟清月琢磨著這句話，點了點頭，而後忽然道：「泠泠，妳要是沒生病就好了，

妳去了定能解出柳老夫人出的算題，讓那些夫人小姐敬佩萬分！」

說到算題，孟清冷也有幾分好奇，「此題哪位姑娘解出來了？」

「沒有，只有妳能解。」

竟然沒有，她本來覺得如果不是她也一定會有別的姑娘，她甚至還想過那姑娘或許就是將來的皇后。

不過也罷了，謝琢娶誰與她再無關係。

孟清冷笑了笑，「我應該也解不出的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孟清月不信，將櫻桃煎遞給她，「妳快些把病養好，替我跟二妹一雪前恥！」

孟清冷吃了一枚櫻桃煎，「我真解不了。」

泠泠為何會如此妄自菲薄？

孟清月默了默，輕聲道：「去年上元節，妳不是猜中最難的燈謎，得了那盞月華燈嗎？那道算題也是，非妳莫屬。」

過節人多，祖母只准她們在樓上觀燈，誰想泠泠的舅父祁燁硬拉著泠泠下樓，後來她發現祁燁送泠泠回來時手裡提著一盞燈，便知道了這回事。

想到舅父，孟清冷心頭一痛，緩了緩才道：「那燈謎當時也不是只有我一人猜到……世上比我聰明的人有許多，所以那算題也不是非我莫屬。」

「我不聽，反正在我心裡妳就是最聰明的！」孟清月堅持。

姊妹倆就這麼說到金烏西墜，晚霞漫天。

眼見月上梢頭，時辰不早，在資善堂內聽課的皇子們正準備離開，卻見他們的父皇崇寧帝忽然出現。

二皇子謝繹動作最快，第一個上前行禮，大皇子謝琢其次，三皇子謝磐、四皇子謝廉年紀還小，是在隔壁聽課的，所以跟在兄長們後面。

崇寧帝今兒因為西夏騷擾邊境的事心情不好，見到四個兒子匆匆而出，一副急著要回去的樣子，語氣不善，「這麼早就打算走了？」

天都黑了不走做什麼？謝繹心裡嘀咕，但很快察覺出父親的情緒，當即坐了回去，賠笑道：「孩兒懶惰，父皇教訓的是。」

他最得寵愛，其他孩子看在眼裡也紛紛認錯。

見謝琢仍跟之前一樣毫無主見，崇寧帝濃眉皺起，心裡一陣煩悶。

他謝應鴻文武雙全，娶的又是秀外慧中的世家千金，照理生出的孩子該當青出於藍，然而長子三歲才張口說話，五歲才開始認字，除了容貌突出外處處都很平庸，這不只令他失望，也令父皇失望，故而一直沒有立儲。

後來妻子病重，他答應要給長子一些時間，可這麼多年過去，長子仍在原地打轉，他也實在沒有耐心了，幸好次子聰穎非常，不至於後繼無人。

崇寧帝沉著臉，沒好氣地考問這個不爭氣的兒子，「今日學了什麼，說與朕聽。」

今天教的是《儒林列傳》，謝琢起身作答，講得十分流暢。

崇寧帝怔了怔，踱到長子身側，上下打量，臉上漸漸露出一絲笑容，「數日不見，你倒是有所長進了。」

他又看向右側的次子，「你也講一講。」

大哥並非孩童，講個史記中的《儒林列傳》算得了什麼？謝繹不覺得有何長進，只是驚訝於謝琢放鬆的神態，他站起身侃侃而談。

因為見解獨到，遠遠超越了長子，崇寧帝不由點頭。

謝繹贏慣了，無甚愉悅，只是對謝琢剛才的表現仍有疑惑，忍不住投去一瞥，目光接觸到那張對於男子來說俊秀得過分的臉時，他心頭猝然升起了妒火，而後他發現謝琢竟然在走神。

若是以往，大哥內心必定自愧不如，但面上仍會強作鎮定，維持著那脆弱又可笑的長兄風範，可此刻他竟然在走神，謝繹不由懷疑是不是自己看錯。

半開的窗溜入晚風，吹動石藍色衣袖，謝琢確實一點不在意謝繹說了什麼，因為他並非十八歲的他，而是未來的天子。

如今重生回來，他最關心的當然不會是跟謝繹之間的爭鬥，前世已有結果的事壓根不再重要，他關心的是如何彌補孟清冷。

他因為生來愚鈍，虧欠母親，虧欠父親，虧欠皇祖父皇祖母，可他們都是他的親人，唯獨孟清冷不是，她原本與他毫無關係，卻因為他吃盡了苦頭，年僅二十八便香消玉殞。

往事不可追，他沒法彌補前世的孟清冷，他能抓住的只有現在十五歲的孟清冷，在這一世彌補她。

他要讓她順利地當上太子妃，讓她這一生無憂亦無慮。

殘月如鉤掛在天幕，光輝淡淡。

楓荷怕夜風涼，將窗關緊後開始鋪床，「姑娘早些睡吧。」

孟清冷卻沒有睏意，大約是白日睡多了，她慵懶地靠在椅背上，「我再坐會，妳不用管我，歇著去吧。」

楓荷總覺得她哪裡不對，可又說不出，或許此次病況真的不輕，姑娘因為難受才變得有些奇怪。

在床內到處察看了一下，楓荷放下帳幔，「這天氣居然都有蚊蟲了，明兒得熏一熏才好。」

說完她便要告退，面前的門卻忽然大開，從外竄進一個身影，伴隨著酒味，嚇得她驚呼出聲，「舅老爺！」

孟清冷聽見這三個字，忙轉過頭。

燭光照耀著的男子膚色微黑，劍眉星目，嘴角掛著抹玩世不恭的笑。

想起前世她只能在夢裡再看見這樣的舅父，孟清冷瞬間紅了眼眶。

祁燁從沒見過小姑娘這樣失態，打趣道：「泠泠這麼想舅父？」

就是這麼想！孟清冷睫毛一顫，淚珠滾下。

前世舅父參加武舉時她也擔心過，但又覺得舅父神勇無敵，該當報效大周，英雄有用武之地，便沒有阻攔，誰想舅父竟戰死沙場，再也沒能回來。

每每想起舅父拍著胸脯說要做她靠山時，她都心如刀割，這次她不會再讓舅父出事！

「真的哭了？莫不是被誰欺負？」祁燁皺眉，一手握住她肩膀，一手抬起她下頷，眸中烈火灼灼，「可是那兩個老東西做了什麼？」

舅父一向與祖父祖母不合，舅父嫌那兩人嚴厲苛刻，那兩人嫌舅父放蕩不羈，故而不歡迎舅父，所以他常常翻牆進來。

孟清冷擦著淚搖頭，「跟祖父祖母無關，我也不知怎麼了……許是因為生病，見著舅父就忍不住想哭。」

「不是說病得不重？」祁燁不信，孟家有他的眼線，外甥女過得如何他都知道。

「是不重，可我許久沒生病了。」孟清冷岔開話題，「舅父去何處喝酒了，一身的酒氣。」

「老地方，豐樂樓。」他盯著外甥女看，「真不是那兩個老東西欺壓妳？」

孟清冷搖頭，祖父祖母是對她要求過高，但最終都是為孟家，是對是錯難以一言以蔽之，只看在乎什麼。

「舅父，您今日來得正好，我有件事……」

「怎的？還捨不得我罵他們？」祁燁打斷她，「那兩個老東西有什麼值得妳維護的地方？妳嫁過來之後做牛做馬，侍奉公婆還要照顧那個繡花枕頭。孟家人自己沒用，差遣別人倒是挺有一套，兩個老東西如今還指望你一個小姑娘，真不怕被人笑話！泠泠，妳以後來依靠舅父！」

與前世一模一樣的話，但這回孟清冷不會拒絕，她點點頭，「好。」

祁燁一怔，「妳願意？」

「是，我願意，我知道舅父疼我。」

第一次得到外甥女的認同，祁燁大為欣喜，用力拍著胸脯道：「好，好，舅父給妳當大靠山！」

孟清冷問：「舅父是不是打算去參加武舉？」

祁家是商戶，但祁燁自小卻愛習武，祁老爺子寵他，花重金請了師傅教，祁燁學得一身好武藝，在潞州時就已經沒有對手，今年來京城便想參加武舉。

「泠泠真聰明，一猜就知，舅父到時得個武狀元給妳看！」他態度極為張狂。

孟清冷知道舅父配得上這樣的自信，因為前世舅父真的成了武狀元，被授予參將一職，去了慶州。

西夏一直騷擾大周邊境，崇寧帝並非軟柿子，容忍不了西夏的再三挑釁，命駐守慶州的吳博領兵攻打西夏，舅父作為參將自當前往。

誰料這吳博在決策上出錯，又聽不進建議，導致舅父最後鋌而走險，為減少傷亡犧牲了自己，吳博最後雖被判斬刑，舅父到底不能死而復生。

孟清冷提醒，「得了武狀元便會做官，到時舅父指不定要離開京城。」

大周十數年沒有戰事，武狀元都會被授予親軍衛指揮使一職，祁燁不以為意地笑

道：「剛才還誇你聰明，看看，這就胡思亂想起來。」

「可舅父您能確定您一定是在京城做官嗎？」孟清冷神色嚴肅，「舅父，我已經及笄，許是不久就要訂親，舅父若不在京城，我到時不知會嫁入什麼樣的人家。」祁燁一怔，隨即強調道：「說了不會……」

「不，世事難料，舅父您答應我，等我訂親後再參加武舉好不好？」

武舉三年一次，但因為與西夏的交戰，兵士傷亡不少，故而提前一年又進行了武舉，到時舅父再去參加便能避開戰死沙場的命運。

祁燁沒想到外甥女會提出這樣的要求，沉默不語。

孟清冷道：「我這次若非病了沒有去魏國公府，指不定這陣子就會訂親。」

「這麼早？」祁燁皺眉，這般站著她也堪堪只到他的肩膀，在他眼裡實在是個還沒長大的孩子。

「女子及笄後便可訂親，不算早。」孟清冷故意嚇唬他，「舅父若得了武狀元，去邊疆當參將，都不能看到我嫁人。」

祁燁動搖了。

孟清冷明白舅父雖看著玩世不恭，實則很有擔當，她懇求道：「舅父想當我的靠山，那就得留在我身邊，不然走得遠遠的，就算是三品武官又如何？舅父一走，我的終身大事就只能聽祖父祖母的，因為父親做不了主，到時他們說嫁誰就嫁誰，舅父遠在千里之外，如何幫我？」

祁燁仍沒改變主意，挑眉道：「你怎麼就認定我會外放？再說，我若不做官，如何當你的靠山？」

「不，舅父現在就能當我的靠山，您只要往祖父祖母面前一站，他們鐵定忌憚！」此話逗得祁燁哈哈一笑。

「舅父武藝高強，我們孟家就算派上所有家丁都打不過您。」孟清冷繼續誇他。

祁燁轉了轉手腕，「你說得倒也沒錯，若是那兩個老東西要將你賣了換榮華富貴，我將你帶走就是，諒他們也攔不住，到時你就跟著我。」

在他眼裡，外甥女最好是嫁給天下第一聰明人，或者至少得比肩上回猜中燈謎的面具公子，不然縱使門第再高，腹中全是稻草可不行。

孟清冷點點頭，「好，我必然跟著舅父。」

「再不回孟家？」

「嗯，不回。」

這一世孟家雖不會再出皇后，可家底殷實，大老爺孟彥遠是知州，談不上精明能幹，偶爾犯些糊塗，但不至於闖出大禍，孟家人平平安安過一生應該不難。

祁燁哈哈笑了起來，「好，舅父答應你。」

孟清冷鬆了口氣。

豈料祁燁忽然握住她肩膀，「去年上元節我想帶你去觀燈，你推三阻四被我硬拉著才去，今兒怎的如此爽快？」

姊姊去世後，這外甥女撐起了孟家三房，自己勤學苦練不說，還要照顧那對草包父子，可現在居然不想回孟家，他自當懷疑。

孟清冷眨眨眼，「人生無常，我只是忽然明白了舅父的良苦用心。」雖不知她說的是真是假，但祁燁總是高興的，她鬆開手，「你想通就好，等妳的病痊癒了，舅父帶妳去八仙店看戲。」

「好。」

祁燁揉揉她的頭髮，轉身走了。

夜色裡，他身影偉岸高大，可動作卻極其靈活，足尖一點就翻上牆頭，瞬間消失。楓荷聽到了二人的對話，震驚不已，轉頭看著孟清冷，見她一雙明眸倒映了燭火，竟是有種別樣的璀璨與陌生，已經張開的嘴巴又閉上了。

姑娘聰慧無雙，如果有所改變，一定是有原因的，身為奴婢，該當以姑娘馬首是瞻。

夜漸漸深了，四周萬籟俱靜，孟清雪翻來覆去睡不著。

戚媛嘲諷他們孟家的話在耳邊一次次響起，她真不知自己當時為何沒有反駁，姊姊反應遲鈍是常事，怎的她也如此沒用，如今就算想到對策也晚了。

孟清雪氣得狠狠掐了自己幾下，總是這樣！總是這樣！

她一遇到別人出言不遜就會面紅耳赤，腦中空白，所以每次都由孟清冷出面化解，事後她又暗惱自己不夠機敏，真不知該如何改善。

孟清雪一晚上都沒有睡好，早上起來眼下泛青，疲倦不已，淡煙只當她也病了，差點去請大夫。

孟清雪抹了些胭脂遮蓋後去給孟老夫人還有楊氏請安，然後再去芳草堂，誰想到孟清冷竟沒出現。

不僅這日沒出現，而後的第二日，第三日也是。

孟清雪只當她病得厲害，同孟清月一起去探望，孟清冷就說渾身無力起不來，孟老夫人為此又請魯大夫來診治，魯大夫說病況不重，開了一服調養身子的藥方，讓孟清冷吃上三日。

在宮中擔任過尚儀的女先生只來教五日，故而孟清冷痊癒時，那女先生已經離開孟家，孟老夫人氣得不行，命孟清雪將自己學會的再教一遍孟清冷。

這些規矩她哪有不會的，去當其他閨秀的先生都使得，孟清冷隨意學了學，敷衍了事。

後罩房的西次間內，孟清冷並未看書，也沒在寫字，而是在發呆。

落日餘暉灑在撐著粉腮的右手，顯得腕上的那顆小小的紅痣越發顯眼，似點了胭脂般。

孟序立在門口，猶豫著要不要進去。

一連八日姊姊都沒來指點他，他終於坐不住，倒不是說想念她的教導，而是不解。

楓荷出聲提醒，「二少爺來了。」

孟清冷回過神，門口站著十二歲的少年面色冷淡，像融化不了的冰。

這些年她總是督促他念書，大抵是叫他生恨了，所以到後來他不再聽從，不再去參加科舉，完全放棄了自己，讓她愧對去世的母親，讓她花在他身上所有的心血全都白費。

她只是希望他有所成就，不要碌碌無為，但也許仍是強求吧。

孟清冷幽幽道：「阿序，以後你想如何就如何吧。」

孟序愣住，以為聽錯，往前走了幾步，緊緊盯著她。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「我不會再過問你的事情。」她側頭看向他，自顧自地道：「我記得你很喜歡蹴鞠，我現在想想，若是蹴鞠玩得好也能養活你自己，贏了都有獎賞的，若是技藝出眾，指不定能成富豪。」

孟序十分震驚，姊姊知道她在說什麼嗎？

他是喜歡蹴鞠，可他從沒想過要用蹴鞠去掙錢……他完全不能理解，出來的時候還因為恍惚差點摔一跤。

楓荷雖然接受了主子的改變，但這一刻她真有些憋不住，「姑娘真不是說笑嗎？」

二少爺怎能一輩子靠蹴鞠？那可不是什麼正經事情啊。」

孟清冷淡淡道：「我不是說笑，我真的管不了他。」

「讓舅老爺來管？」

「舅父來家中不便，總不能日日夜夜裡翻牆進來教導阿序。再說，舅父也當不了好夫子，他一生氣難免動手，阿序能挨得住幾下？」

楓荷無話可說。

孟清冷又繼續發呆。

楓荷猶豫著問：「姑娘要不要做點什麼？」

往常姑娘沒有一刻停歇，時間於她來說好似永遠都不夠用，可這幾日卻懶散得令人心驚。

孟清冷想了想，「剪紙吧。」

那是她幼時喜歡做的事兒，已經擱置多年。

楓荷又一陣驚訝，但做總比不做好，忙去拿剪子。

喜鵲登枝圖剪好，窗外已是皓月千里。

皇宮內。

嘉福公主謝麗洙拉著謝琢一起賞月，順便問問擇妻的事，她與謝琢關係極好，自然很關心他的終身大事。

「皇祖母請了姨祖母入宮相商，我聽說是有眉目了。」

謝琢是重生之人，不用妹妹提醒也很清楚將來會發生什麼，祖母很快會告訴他有幾位姑娘不錯，其中一位尤其聰慧，她已經命欽天監的官員算過八字，與他最為契合，就是家世差了些。

但皇祖母很看重八字和面相，覺得孟清冷是旺夫命，所以觀察一陣後還是選了她，而他前世並無拒絕的能力。

慶幸的是，皇祖母沒有選錯。

謝麗洙不知兄長的心思，悄聲道：「我知道哥哥喜歡個高，愛笑，活潑的姑娘，到時皇祖母若挑了個不符合你心意的，我一定想辦法阻止。」

兩年前，謝琢在表哥廖起宗成親時不小心喝醉了，被妹妹問出喜好，而孟清冷與他最初的憧憬並不同。

但夫妻多年，他漸漸也習慣了她的性子，遂糾正道：「我如今喜歡個子嬌小，不愛笑，清瘦又刻苦的姑娘。」

哥哥何時把喜好改掉的，還改得如此徹底？

謝麗洙睜了眼他挺拔的身形，別的就不說了，個子嬌小是認真的嗎，一高一矮多不般配啊！

第三章 逛鋪子遇刁難

孟家上回去了趟魏國公府還是有所收穫的，左通政鄭宣的夫人與楊氏相談甚歡，也頗喜歡孟清雪，送了請帖邀女眷們後日去家中做客。

鄭家的獨子鄭霖已經二十四，卻只是個秀才，楊氏心裡有些嫌棄，覺得配不上自己女兒，但鄭家世代簪纓，鄭宣又是四品京官，實在是棄之可惜。

「聽聞柳老夫人已去過宮裡兩回，不知向太后提起了哪些姑娘，要是你在其中就好了。」楊氏歎道。

柳老夫人跟太后關係極其親密，是以她的話很有分量。

孟清雪回憶起當日的事，沒有一點把握。

到底是京城，群英薈萃，不說那可氣的戚媛出身高貴，就是普通官員家閨秀的表現也都可圈可點，還有那袁長瑜，不愧是名門世家出身，姿容才華甚至是品行都無可挑剔，不知她會當大皇子妃還是二皇子妃。

皇后早逝，大皇子謝琢自小養在太后身邊，最得太后喜愛，也許她會做大皇子妃，可這樣一來就當不了太子妃，對袁長瑜來說定非好事。孟清雪心想。

「阿雪？」楊氏喚她。

孟清雪回過神，「祖父祖母怎麼說？」

若實在沒有好的選擇，孟老爺子孟老夫人肯定是要她嫁去鄭家的。

楊氏歎氣，「只能再看看，要是裴夫人能像鄭夫人這般平易近人就好了。」

那裴夫人不苟言笑，當真令人難以接近，怪不得生出的兒子也那般高傲。

孟清雪不免想起被戚媛嘲笑的事，咬了咬唇，沒接話。

「不過再如何，好歹妳得了鄭夫人的喜歡，不像阿月，一無所獲！」楊氏眉頭緊鎖，「她都十八了，也不知今年能不能順利訂親。」

孟清雪倒是不擔心，姊姊這樣的確難得夫人們青睞，可吸引幾個年輕公子並不難，

「我覺得母親不必替姊姊擔心，姊姊瞧著就是享福的命。」

楊氏笑了，「若能吃是福的話，那她確實有福氣！行了，不提她，不然我明兒又要多長幾根白髮。我與老夫人說了，往後妳們要經常去別家做客，得添些時興的首飾，等會妳跟那兩個去梁家頭面鋪挑幾支漂亮合心意的簪子。」

「好。」

楊氏走到門口又回過頭，「清冷是轉性了嗎，居然一整天不務正業只剪紙，妳去

看看怎麼回事。」

孟清雪愣住，她收拾一下後去隔壁東次間叫了孟清月，兩人再去找孟清冷。

孟老夫人讓她們去買簪子一事前世也發生過，只是時間晚了兩日，孟清冷興致不高，慢吞吞地出了門。

孟清雪打量她一眼，「三妹，聽說妳最近總在剪紙，是不是？」

許是沒了生母的緣故，這三妹總是不太愛笑，但好在眉目靈秀，有種幽芳寧靜之感。

「嗯，打發辰光。」

琴棋書畫、算學女紅難道不能打發辰光？為何只剪紙？又不是剪紙鋪家的女兒。

孟清雪不解。

倒是孟清月很驚喜，「妳又開始剪紙了？我現在還收著妳五歲時送給我的花好月圓圖呢。」

孟清冷輕輕一笑，「大姊喜歡，那我下回再送妳幾幅。」

說話間，車夫已經套好了馬車等候，姊妹三人帶著各自的丫鬟上車。

從棗園巷出來便是保康街，再往北到甜水巷右轉，就是京城最熱鬧的東大街，梁家頭面鋪就在那裡，還有祁燁喜歡去的豐樂樓也在那裡。

「等會我們買完首飾再去一趟龍津橋，買點毛婆婆家的肉餅。」孟清月就喜歡吃。

孟清冷不反對，她也有許久沒吃過那家的肉餅了。

孟清雪無奈，「被娘知道，妳又要挨訓。」

「訓就訓，索性多買點孝敬祖母，祖母也喜歡。對了，那邊還有一家香鋪，要不買完肉餅我再陪妳去買點香塔？」孟清月這時候腦筋轉得就很快，乾脆投其所好。孟清雪閉了閉眼，「再說吧，先買首飾。」

馬車在頭面鋪西側停下。

春日客人最多，鋪內滿當當的，孟清月剛要向夥計詢問這陣子有什麼好看的首飾，卻瞧見華冠麗服的戚媛與其他三位閨秀迎面而來，忙低下頭。

然而戚媛並不想放過她們，嘲笑道：「妳們三個是不是走錯店鋪了？難道不該去茶樓？頭面鋪可不收孟家的茶葉！」

孟清雪的臉登時通紅，孟清月一雙桃花眼瞪圓，紅唇微張卻發不出一個音。

總是拿茶葉說事，也真是沒意思的很。孟清冷剛要回擊，突然發現店鋪門口有個男子的身影，如果沒有看錯的話，那好像是戚家二公子戚綸。

前世大姊跟戚綸很晚才相識，倘若這一世可以提前的話……

孟清月見二妹面紅耳赤，三妹又不知為何也不說話，便鼓起勇氣道：「什麼茶葉，戚姑娘妳別仗著身分欺負人，妳難道不送人東西？你們戚家就這麼、這麼了不起嗎？」

孟家那兩個她都見過，一個豔俗不堪，一個心比天高，就這家世還想高攀裴家？戚媛目光落在孟清冷身上，感覺這一個不知是不是年紀還小，像是單純安分的，便嗤笑了聲，「孟家算什麼，也敢跟我戚家比？我們戚家為大周立下多少戰功，你們孟家只會賣茶葉吧？讓開，別擋著我的路！記住了，以後瞧見我，避遠一點。」

真是狂妄！孟清月氣得渾身發抖，下意識望向孟清冷，可不知怎的，泠泠一直不發話，許是熱病未曾痊癒，仍有不適。

自己畢竟是長姊，這等關頭總是指望著兩位妹妹出頭，難怪母親會不滿。

她深吸一口氣，忽然高聲道：「妳也只敢在我們面前耀武揚威，在袁姑娘面前還不是、還不是像老鼠似的，動都不敢動一下！」

頭面鋪有不少姑娘在看好戲，猝然聽見「老鼠」一詞，一時都沒忍住笑聲。

戚媛被踩到痛腳，忍不住揚起手。「妳胡說什麼？」

居然敢將她與如此骯髒的東西相比！

孟清冷見狀，忙把孟清月往後一拉，丫鬟們則往前幾步，擋在前頭。

「我說妳怎麼半天沒出來，竟準備在這兒動手嗎？」戚綸握住戚媛的手腕，蹙眉道。

戚媛不甘心，用力掙扎，「二哥，你放手，你沒聽見她怎麼說我的！她居然敢說我是……我如何嚥得下這口氣！」

「說妳什麼了？」戚綸生出好奇，劍眉高揚，朝孟家三位姑娘看去，「能讓妳氣成這樣，我也想聽聽。」

孟清月沒料到自己會把戚媛激怒到這個程度，眼見她又來了一個幫手，不禁慌張起來，小聲問孟清冷，「泠泠，怎麼辦啊？」

「無事，妳別怕。」孟清冷安慰她。

都是因為自己那個毛病，才會讓姊姊如此得罪人，不過孟清冷到底怎麼回事，竟然袖手旁觀？

孟清雪朝戚綸斂衽一禮，「戚公子，我大姊平常溫和恭順，絕對不會出言不遜，此趟與戚姑娘有些誤會才口不擇言，還請戚公子與戚姑娘見諒，我替大姊向你們賠個不是。」

大姊嗎？戚綸的目光在她身上轉了轉，又落向孟清月。

那是個高挑的姑娘，身形婀娜，此時躲在一個比她矮的小姑娘身後不知在說什麼，顯得有些滑稽。

「二哥，你別信她，什麼溫和恭順，分明是個水性楊花的狐媚子！」戚媛因為一直在使力，臉漲得通紅，「你快放手啊，要麼你替我去摑她的嘴！」

戚綸自己也不是什麼克己復禮的性子，但妹妹言行太過分的話還是會阻攔。

他低聲說道：「我也不是非得拘著妳，但妳今年十六了，在此時弄出打人的壞名聲誰還敢娶妳？何況是那位極挑剔的……」

戚媛臉色一變，手上勁道沒了。

眼見她臉上泛出羞意，孟清冷猜到戚綸定是提起了裴亦秋，少女懷春，前世戚媛就愛慕裴亦秋，只是後者目下無塵，挑挑揀揀至二十七才娶妻。

當然，娶的並不是戚媛。

「大姊，妳不用躲著了。」孟清冷道。

孟清月探出半個頭往前看，「真的嗎？」

那戚公子一看就是練武之人，身上散發出的氣勢雖不如祁燁，但也足夠嚇人，感

覺他一出手她們三個立時就會被打暈，她實在擔心。

戚綸總算瞧清楚了罵妹妹的那姑娘的臉，生得極出挑，漆黑的眉，大大的眼睛，高挺的鼻子，嘴唇飽滿又紅潤，像這個時節山上開得很肆意的南山茶。

他忽地一笑，「姑娘貴姓？」

在魏國公府他就見過她，當時比現在還要豔麗些。

「你管她姓什麼！」戚媛見自家二哥對孟清月這般好奇，心裡有種不好的預感，急忙拉住戚綸的胳膊，「走，回家，我首飾已經買好了。」

孟清月當然沒有回答戚綸，她好像被驚到一般把頭縮了回去。

這姑娘看起來傻傻的，哪裡像是能將妹妹罵得跳腳的人，戚綸感覺奇怪，隨著戚媛走到外面問：「剛才她到底罵妳什麼？」

戚媛怎麼肯回答，板著臉，「二哥問了做什麼？這種浪蕩女子你不要惦記。」

戚綸笑了，「你覺得我會惦記她？」

「最好不是。」戚媛瞇起眼睛，「你要真忍不住便去找蓮香吧。」

哥哥也二十了，男子都有需求，故而母親已準備了通房丫鬟，只是蓮香看似老實，其實心眼挺多，她並不喜歡。但此刻她寧願二哥去找蓮香紓解，也不願他惦記那個孟大姑娘，惦記那個敢罵她是老鼠的人！

戚綸沒再追問，翻身上馬時回首看了一眼梁家頭面鋪的大門，而後腦中又閃過孟清月躲著的滑稽模樣。

若換作別的面孔定然顯得很蠢，但她的樣貌不一般，就生出幾分可愛，倘若蓮香像這姑娘，他估計早就收了她。

孟清月此時卻是後怕不已，「我以後再不胡亂說話了。」

幸好那戚公子不像戚媛，不然恐怕不能善罷甘休。

孟清雪沒搭理她，忙著質問孟清冷，語氣咄咄逼人。「三妹是在隔岸觀火嗎？難道妳不是孟家人？那戚姑娘在說孟家，妳竟像是沒有聽見一樣。」

孟清月忙護著孟清冷，「泠泠才生過病，妳別怪她。」

「病早好了，不然她豈能剪紙？」孟清雪回嘴。

孟清冷沒有反駁，拿起一對金鑲寶桃小簪，邊看邊道：「二姊與剛才相比真是判若兩人。」

孟清雪的臉一下紅了。

「如果二姊惱恨我，以後再遇到這種事不妨將那些人都看成我，這樣二姊或許就能張口了。」孟清冷為她出主意，「就像剛才或是在家中一樣，沒什麼難的。」

孟清雪垂下眼，貝齒咬住薄唇，她其實從來都沒有恨過三妹，只是……

「我們當然不是仇敵。」孟清冷將金桃插在她髮間，「但事實是妳面對我總是比面對別的姑娘要輕鬆，我不知妳為何如此，所以把她們當成我就行。」

這個毛病孟清雪也無法解釋，面無表情地把那金桃摘下來，「我不喜歡。」

孟清月眼睛一亮，立刻搶走，「我要！」

她們倆才是親姊妹吧？孟清雪背過身，自個兒去挑首飾。

孟清月小聲道：「泠泠，下回不罵老鼠的話，我該怎麼對付那戚姑娘呢？」

「罵老鼠也沒什麼不好。」

「她差點打我了。」

有戚綸在肯定打不了，但孟清冷沒說實話，「她真做了，妳雖挨打，她也壞了名聲，損失更大……凡事不可一蹴而就，大姊，妳能反擊已經是很大的進步，不能苛求。」

得了誇獎，孟清月很歡喜，眉開眼笑的。

孟清冷又道：「三思而後行，思的是後果，倘若妳只是想激怒對方，那罵她老鼠再合適不過，此乃激將，可若是想小事化了或是以退為進，那又得換別的說法。」

「什麼說法呢？」

「這得妳自己想。」

孟清月噘起嘴，「我想不出，冷冷，以後還得靠妳。」

孟清冷不語，雖然目前她會盡力相幫，但她不會再像前世那樣嫁給謝琢，甚至也許會提早離開孟家，所以大姊最好還是學會靠自己。

背對著她們的孟清雪緊蹙眉頭，滿臉不解。

三人各自挑了四件首飾，離開了梁家頭面鋪。

孟清月還在惦記肉餅，非要去毛婆婆家，孟清雪勸說無果只得答應，故而又買了十來塊肉餅，還買了兩座香塔方才返回孟家。

姊妹三個經過雕刻著牡丹與綬帶鳥的影壁時，聽見右側的修身堂傳來男孩們的笑聲，那裡是孟家少爺們念書的地方，擔任西席的馬先生是從潞州跟著一起來京城的，此時剛講完課宣佈散學。

笑聲最大的是孟瞻，今年十三，其次是孟觀，九歲，而孟序很少笑，表情總是淡漠。

少年們見到三位姊姊，上前行禮。

「好香，大姊一定是去買肉餅了對不對？在哪裡？」孟瞻拉著孟清月的衣袖，說著就去翻，一副找不出來不甘休的模樣。

孟觀也在流口水。

孟清月見他們的樣子就知道自己買對了，笑道：「走，去祖母那裡分給你們。」那兩個馬上跟了上去。

孟清雪搖頭歎息，無法理解為什麼他們大房會出三個饑嘴的！

喧囂後只剩安靜，孟清冷與孟序相對而立，一時無言，半晌才道：「阿序，你也去吃塊肉餅吧，毛婆婆家的。」

姊姊以前見到他，哪次不是先提起課業，從來不會把吃肉餅這樣的事放在前面。想起這些天她對自己的不聞不問，孟序手指在袖中握了握，「妳沒有別的話對我說嗎？」

孟清冷現在真不知道跟他說什麼，想了想問：「等會玩蹴鞠嗎？」

肉餅買得不少，孟家人都分到了，孟老夫人得的最多，但她並不高興，因為剛才

孟老爺子訓了她一頓，說小孫女變得如此懶散她都不管管，怎麼當長輩的。而現在小孫女正有滋有味地吃著肉餅，孟老夫人盯著她，臉色陰沉。孟老夫人的五官很秀氣，並不駭人，但年紀大了，皺紋很深眼睛又利，便顯得有些刻薄，此時沉著臉讓孟清月更為發怵，一時不知該不該繼續吃。

孟瞻和孟觀注意到了，也停下動作。

楊氏只當大女兒得罪婆母，忙道：「阿月，還不向妳祖母認錯？讓妳去買首飾，妳倒好，讓車夫跑去龍津橋，這陣子妳休想再出門……」

孟老夫人打斷她，「都下去吧，阿冷留下。」

大家都在高興地吃東西，突然把他們都趕走，只留下泠泠，肯定不是什麼好事……

孟清月朝孟清冷投去擔憂的一瞥，隨母親等人告退。

該來的總會來，孟清冷擦乾淨唇，無聲等待。

白淨的臉頰，清秀的眉眼，單薄的身形，像一朵掛在枝頭恬靜的玉簪花，但孟老夫人知道她其實能說會道。

「阿冷，妳一向聰明懂事，但這陣子做的事祖母真看不明白。」

東次間此時傳來一聲咳嗽。

已是春日，那個臥房仍掛著厚重的棉簾，從裡面隱約透出淡淡的藥味，還有股腐朽味，好似秋日的枯葉落在爛泥裡又被雨打，浸泡多日不見陽光散發出的氣味。祖父雖然纏綿病榻，但仍掌控著整個孟家，祖母單獨與她說話，想必是祖父要求的。

孟清冷裝傻道：「如果祖母指的是剪紙，那孫女著實冤枉，剪紙也是手藝活，所謂技多不壓身，孫女也是想多學一門技藝。」

孟老夫人眉頭皺得更緊，「阿冷，可是妳的熱病還未痊癒？若只是剪紙，祖母也不會說妳。」

她變得太多，去魏國公府的事沒有盡力，規矩也不好好學，連自己的弟弟也不管了。

孟清冷卻仍裝作不解的樣子，「祖母是覺得我有什麼沒學好嗎？祖母儘管考問就是。」

家裡除了她那做知州的兒子，哪個有本事考問她？

孟老夫人不想再兜圈子，厲聲道：「阿冷，妳心知肚明我在說什麼，難道妳真的想去見妳祖父？」

孟老爺子沒那麼好說話，可她是當過皇后的人，並不是真的十五歲，怎還會懼怕他？

「祖父近日身子好些了嗎？如果是，見見也無妨。祖母還有別的吩咐嗎？」孟清冷催促，「孫女還得回去剪紙呢。」

聰明懂事的孩子一旦不受控，真的比誰都難管，孟老夫人一陣頭疼。「退下吧。」孟清冷行禮告退。

年後新做的淺碧色裙衫有些寬大，顯得這小孫女的身形更為嬌小，孟老夫人看了眼，挪著沉重的腳步走入東次間。

「許是三房發生過什麼事，等晚上我問問彥端……」
裡頭猛地傳來瓷器碎裂的聲音。

孟清冷從正房那裡出來時，楊氏還在西廂房跟小女兒說話。
正房是孟老爺子跟孟老夫人住的，東西廂房的正屋分別住著孟彥端跟楊氏，次間住著孟家三位少爺。
孟清雪蹙眉道：「三妹她不只是開始剪紙，別處也變了不少，可娘要問女兒原因，女兒也答不出……興許她仍在病著吧。」
小女兒冰雪聰明，楊氏一向以她為榮，結果三房的女兒竟毫不遜色，且隨著年紀增長樣樣拔尖，深得婆母喜愛，楊氏在心裡便很厭惡孟清冷。
然而她從來都挑不出孟清冷的錯，小小年紀就心思縝密，著實令人佩服，她漸漸也沒那麼厭惡了，但還是心存芥蒂。

「早不早晚不晚的，偏偏這時候，莫非是與她終身大事有關？」
孟清雪不解，「娘何出此言？」
「我是指她的病，正好去魏國公府前就病了，可能是不想當皇子妃。」
孟清雪愣住，「魯大夫來看過，她並未裝病。」
「憑她那聰明勁兒，要弄出病來還不容易？晚上別蓋被子，自然就著涼了。」楊氏疑惑，「不過這孩子不至於如此好高騖遠，連皇子妃都不屑爭取吧？那日妳也瞧見了，連吏部尚書的孫女都在魏國公府。」
肯定不是不屑，三妹也從不好高騖遠，應是心裡裝了事，難道是有意中人了？
孟清雪想了想又否定了，三妹很出色，眼光一定不低，怎麼可能隨便看上哪個公子，再說了，她也沒有發現一點苗頭。

她正想著，耳邊聽見母親問：「妳們又遇到戚姑娘了？」
「嗯，她仍跟上回一樣發難，說我們賣茶葉，姊姊說了她幾句，她竟然要打姊姊，後來被戚二公子阻止。」
楊氏自然知道，「阿月竟敢說她，也是奇了。」

「還說她是老鼠。」孟清雪難得的一笑，「原來姊姊會罵人。」
大女兒的表現讓她驚訝，但楊氏更關心別的，「那戚二公子為人似乎不錯，妳覺得他對阿月……？」

「才見過一面，哪裡看得出。」孟清雪此時不能下任何定論。
楊氏皺起眉，「也是，就算看中阿月的臉，說不定也嫌棄她笨。下回妳看好姊姊姊，戚姑娘仗勢欺人不對，可我們家哪裡鬥得過會寧侯府？被笑兩句也不少塊肉，忍一忍便是了，別惹出禍事來……是了，清冷不也在嗎，怎麼任由阿月罵人家老鼠？」

孟清雪輕咳一聲，「她大概就是病還沒有好。」
楊氏冷笑，「莫不是故意讓阿月出醜？」
「三妹不是這種人。」這點孟清雪很肯定，不然不會教大姊三思而後行，也不會給她出主意。

她不知如何形容孟清冷的行為，總之並不是令她安心的感覺。

楊氏聞言哼了聲，但沒再說什麼。

申時的時候，魯大夫突然來了孟家，說要給孟清冷看病。

銀花奇怪，「不是都好了嗎？」

孟清冷卻將手腕伸出，「看吧。」

魯大夫號完脈，開了方子。

孟清冷瞧一眼，心裡已經有數，必是剛才她的回答沒有讓祖父滿意便使出了這樣的法子。

當然不是說藥方有毒，這方子其實是補身的還能提氣，就是極其難喝，祖父是想以此逼她令她聽話。

楓荷也看出來了，輕聲勸道：「要不姑娘還是不要剪紙了吧？」

如果還要像前世那樣勞心勞力，她重活一世又有什麼意思？

「只是吃藥，裝一下有何難，相信妳也不會告發我。」孟清冷聳肩。

她的丫鬟一向忠心，而祖父以為她只是個十五歲的孩子，倒不至於殘酷到要使人撬開她的嘴往裡灌。

楓荷無奈，但也只能照做。

天色漸暗，風吹來灰濛濛的雲將光線擋住，周圍越發黑暗，宮女們見狀忙點起宮燈。

太后再次瞧了一遍紙上寫的八字，面露憂色。

朱嬪提醒，「太后娘娘，大皇子應當聽完課了。」

「快請來。」

「是。」

謝琢很快就到了壽康宮。

滿宮燈火耀眼，卻不及謝琢千分之一風姿，他實在長得太好了，雪膚烏髮，鳳眼挺鼻，身材修長，寬肩窄腰，儀態出眾。

太后連連招手，「阿鳳，坐這兒。」

兒媳有喜之日，太后夢到一隻五彩斑斕的鳳凰從天而降，停於澄瑞亭上展翅起舞，她覺得這是個吉兆，謝琢出生後便給他取了乳名「阿鳳」。

謝琢依言過去。

太后不著急談正事，先好好欣賞了下孫兒的臉，讚歎道：「天下沒有哪個姑娘能配得上我的阿鳳。」

「您別說笑了，孫兒沒那麼好。」謝琢微笑道。

為了鼓勵他，皇祖母總會誇得很過分，但他很有自知之明。

前世在與二弟一同在資善堂聽課之後，他就清楚地知道兩人之間的差距，所以並沒有什麼別人配不上他的想法，反而覺得自己配不上那些閨秀。

「哪裡不好了？阿鳳處處都好！」太后摸了摸謝琢烏黑修長的眉，「可再好也得娶妻了，便宜人家小姑娘……」

前世分明是拖累人家小姑娘，哪裡便宜了？不過謝琢知道她後面要說什麼，洗耳恭聽。

「我留意了幾位姑娘，唉，這袁尚書的孫女啊，德容言功都無可挑剔，堪稱閨秀典範，可惜八字與你不太配。」太后搖搖頭，不過就算相配，這袁尚書很得皇帝器重，只怕不會輕易將袁尚書最疼愛的孫女指婚給謝琢，「有位傅姑娘的八字面相還不錯，但又不夠聰慧，恐怕當不好賢妻，還有位陳姑娘……要不等幾日我都請入宮，你瞧一瞧？」

疼愛一個人當然要為他做打算，太后知道憑謝琢的本事無法奪得儲君之位，在沒有辦法的時候，就只能寄希望於改變氣運，所以想替他找個找個能旺夫的賢內助。謝琢吃了一驚，記憶裡，祖母是提起過袁長瑜，也是惋惜的口氣，但她緊接著就提到了孟清冷，但這回卻提都沒提。

「沒有其他更合適的人選了嗎？」

太后打趣，「阿鳳也急著想娶妻了？」

「孫兒只是好奇，因為聽祖母的意思都不盡如意，那孫兒晚點成家也沒什麼。」

「也是，這些姑娘確實是不夠出色，還是再挑一挑吧。」太后笑著拍拍他的手背，

「我會儘快替你定下的。」

從頭到尾都沒提到孟清冷。

謝琢眉頭緊鎖，她是沒去魏國公府，還是去了但沒有解題？

因為心裡裝著事，加上天色確實昏暗，從壽康宮出來後他沒仔細看路，差點被凸起的青磚絆一跤。

萬良急忙扶住他，問道：「殿下沒事吧？」

謝琢站穩了，卻是心亂如麻，原以為一切水到渠成，他只要耐心等待便能如前世一樣娶到孟清冷……

他深吸口氣，回了長定殿，等到住所後馬上命萬良磨墨，親自寫了一封信給富昌伯廖起宗。

他跟這位表哥感情一向不錯，廖起宗對他也很忠心，人又機靈，應該能辦好事情，不過為遮掩目的，他吩咐萬良到時再取一盒絳墨送給廖起宗，這樣皇祖母若問起來就有藉口了。